

克莱斯勒与《中国花鼓》

■文/鲁菲/李天义

【摘要】奥地利小提琴家弗里茨·克莱斯勒在演奏方面继承了伊萨依和维尼亚夫斯基的揉弦技术，之后他的滑音又影响了海菲茨。克精湛的演奏技术技巧给后世留下深远的影响。与此同时他又应用西方作曲技法创作了富含中国韵味的小提琴作品《中国花鼓》，这首东方韵味的乐曲是在演奏家旅居美国时，有感于中国艺人的演奏而作，并于1923年访问中国时演奏此曲。

【关键词】克莱斯勒 中国花鼓 揉弦技术

综述克莱斯勒被视为伊萨依的接班人，在小提琴演奏的历史中，克是19—20世纪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，领军地位持续近半个世纪。作为新时期的开拓者，创新之处：发展和丰富了小提琴的演奏技巧，建立新的演奏审美标准，对小提琴演奏技术发展具有深远意义，人们称他为“琴坛巨匠”。至20世纪20年代，他在小提琴演奏艺术上由于受法比学派的影响，演奏蕴含了维也纳气质和法兰西贵族风度，继承和借鉴了优秀传统，创新了一些演奏手法来丰富表现力，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。他追求自然的演奏方法，风格轻快、音色优美，来突出音乐的美，表演清新细腻、技术精巧、富有感染力，不仅技术出众且演奏风格新颖独特，且演奏以优雅华贵见长。这取决于他左、右手的演奏技巧独到的创新之处，运弓、揉弦和滑音都别具一格。

“克莱斯勒”风格

克莱斯勒是第一位在演奏中不间断使用揉弦的小提琴家，同时也带动了揉弦技术的潮流。在他之前，小提琴家们常据自己的需要，在部分段落有选择性地使用揉弦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小提琴的表现力。追溯到维尼亚夫斯基或更时代，用揉弦来达到表现目的，有悖于某些古典乐派学者的观点，他们认为使用揉弦是偏离主流的做法。尤其德奥音乐主张不加任何修饰的演奏方式。但从发展的角度而言，克为后世小提琴演奏指明了方向，特别是揉弦，他赋予揉弦戏剧性的表现力，发展了维尼亚夫斯基的揉弦技术，使克获得了美轮美奂的音色变化。

《中国花鼓》

20世纪20年代，克莱斯勒曾去美国旧金山，到唐人街观赏华人表演的“中国音乐”，对中国民间音乐产生兴趣；特别是花鼓音乐，他被中国艺人敲打花鼓所吸引，于是选用花鼓素材，在1911年创作了具有东方风格的小提琴作品《中国花鼓》，是题为《原作》的13首小提琴小品中的第3首。乐曲用由ABA复三部曲式写作，A段模仿中国锣鼓节奏，热烈欢快。开始处由钢琴伴奏的低音部模仿花鼓声，随后小提琴用急速的快板演奏主题，在小提琴的低音部模仿中国花鼓节奏的旋律。由于五声音阶旋律行进的关系，开始处具有中国风格。在伴奏声部连续不断的“鼓声”伴奏下，重复的主题不断变化转至下属调，用双音奏出新的音调后，急速展开。B段转慢，为抒情沉思的徐缓段落，与A形成对比，歌唱性主题很强，尤其是出现增2度的华彩段落，给人一种浓郁的感觉。最后乐曲速度转快，再现开始的A段，采用急速曲调、华丽细腻的旋律及快速的节奏在欢腾活跃的气氛中结束。克莱斯勒运用东方旋律，即东方风格舞曲谐谑嬉戏，充分发挥了小提琴的演奏技巧，描绘出中国民俗中，迎神大会热闹、喧嚣的欢快气氛，全曲演奏时长3分半左右。一位略微了解中国的西方音乐家，怀着纯粹的艺术想象，写出这首充满东方风情的小提琴曲。某美国学者说：“《中》的音乐风格甘美丰润，富于变化，沁人心脾。此曲用小提琴和钢琴营造出锣鼓喧天的喜庆气氛，用西洋作曲技法和乐器来表现中国风情，是国外作曲家采用中国题材的经典之作之一。”

冼星海在为电影《夜半歌声》配乐时，曾引用过《中》，有专业人士认为：《梁祝》创作曾受《中》的影响。洋溢着东方气息的西方乐曲《中》是克莱斯勒作品中西文化的结晶。克为何会写出《中》，他给出了答案：“一直以来我都在学习中国事物，十分热衷于他们辉煌的成就，正是我对事物的爱给我灵感，创作了《中》，这首曲子代表了我对中国音乐的理解。你可能会觉得，我从没有来过中国，却企图将中国音乐传递给西方人，这样做过于冒昧和自以为是，比我更有名的作家和音乐家们给出过解释。”克莱斯勒打了一个比方，“歌德和席勒在去意大利之前很久，就写下了关于意大利

的一些漂亮故事，并且后来得到现实的佐证。”克莱斯勒认为自己的创作和他们有共通之处。“来到中国，我希望听到中国一流的音乐，看看我的创作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印证。”1923年5月，克莱斯勒曾在中国京津沪举办音乐会，专程去逛庙会，亲自感受中国民间音乐。演奏会中《中国花鼓》成为重点演奏曲目。

结论克莱斯勒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东方音乐文化，突破传统音乐创作模式，以中国民族五声调式来丰富西洋大、小调创作，他以小提琴演奏家和作曲家的双重身份风靡乐坛。音乐流派众多的20世纪，调式纷繁、音乐创作多样化，克将音乐创作触角对准了东方，对五声调式表现出极大兴趣。《中》表现出东方特有的情调，反映出东方音乐文化特征。他对五声调式为基础的音乐所倾注的热情，说明了他试图在西洋大、小调音乐体系外，寻找一条新奇的创作道路。说明五声调式为背景的东方音乐文化和大、小调不同的特色，找到西方音乐文化处于20世纪之交音乐的走向，除12音体系和无调性外，还有具备生命力和内在冲击力的五声调式，它具有西方音乐所没有的异样感。音乐具有超越语言、跨越国界的独特艺术魅力和桥梁作用，《中》体现了中国民族音乐的风格，充分显示了西方音乐家对东方音乐的敏感和对中西文化互融的把握，是“中西文化撞击的火花”。“民族就是世界的”激发了热爱民族音乐的情感。用中国民族元素创作中国题材的小提琴音乐作品，是中外音乐家共同的艺术选择。

参考文献：

- 1、谭抒真，“七十年前听克莱斯勒音乐会”，《音乐艺术》，1994年第1期。
- 2、李岩，《克莱斯勒1923年北京演奏会及相关评论》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（季刊），2001年第1期。
- 3、陈胜海，《平淡之中见真情——赏克莱斯勒演奏的小提琴曲》，《人民音乐》，1995年第2期总第352期。
- 4、陈晓伟，“琴坛巨匠”克莱斯勒的演奏与作品风格赏析，《音乐创作》，2008年第3期。

作者简介：

鲁菲，李天义，兰州大学艺术学院，甘肃兰州。